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辉煌百年 沧州第一

1921年—2021年

大众医院： 沧州第一家政府创办的医院

齐斐斐 刘 斯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1950年元旦摄影纪念

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前身由两个医院合并而成，分别是1898年英国人组建的博施医院和1948年人民政府组建的大众医院。两院于1956年合并。

追溯历史，这段关乎我市医疗卫生创建发展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当年在大众医院工作的韩仲义老人，今年已经89岁，老人一生从医，曾任原沧州卫校校长。日前老人在病榻上为我们讲述了那段艰苦却激情燃烧的岁月。

建院选址

1947年6月15日，沧州全境解放。不久，沧县专区地委、专员公署相继组建。当时的沧州，百废待兴，各项事业亟待发展。

1948年8月，冀中行署（河北省人民政府前身）主任罗玉川，向沧县专区行署专员王路明提出组建专区大众医院的创意。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刚刚组建，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尚未解放，冀中领导这一大胆之举，立刻得到地区领导的响应。

经地区领导充分酝酿权衡，由冀中区行署第八专区卫生所（又称

八分区卫生所）、沧州市联立医院和献交卫生所三部分合并，成立了大众医院。任命沧州市城关区区长、曾任某县地下党领导的关荣廷，曾任献（县）交（河）县秘书、党支部书记、1941年入党的老革命高崇为大众医院正、副院长。

一无经费，二无人才，三无院址，白手起家组建一所医院，怎是一个“难”字了得？但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一场组建大众医院的战斗打响了！首先是选址问题。经过几番周折，一中前街一条陋巷里有一处会所，房子不错，又地处市区，可以考虑作院址。

这所房子在西北门街，新华路后身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里（现在的市第一幼儿园），坐北朝南的圆碓门，进门一个小门厅，东西两间门房；往前走是一进狭小院落，东跨院是一墙相隔的行署所在地；西跨院是一个空荡荡的院子，院里有3间北房两间厢房，低矮破旧。

通过狭院往北走，有一间过厅，两侧是带北柱廊的房间。出过厅是一进不大的四方院落，正面是起峰挂瓦的大殿，东西两侧是带柱廊的厢房。整个院落不过二三十个

房间。虽然场地不大，但大众医院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艰难创业

从建院开始，第一困难是经费问题。当时，华北地区的战争基本结束，华北人民政府（下辖冀中、冀南、北岳、太行、太岳、冀鲁豫6个行政公署）刚刚组建，各县区政府刚刚筹建，政治、军事、组织、人事、教育、治安、土改、支前等等问题，千头万绪，百废待兴。

用钱的地方太多太多，哪有足够经费和能力来建一所像样的医院？只能因陋就简，先把架子搭起来，逐步充实完善。所以，在组建过程中，地方财政没有拨建设经费。当时实行供给制，在册的工作人员生活所需都由国家供应，财政科只拨付少量办公费。对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关、高二位院长愁肠百结，只好向冀中区（省）卫生厅申请。

他们先找冀中主任罗玉川，再找卫生厅长段惠轩。段厅长深知他们的难处，一狠心批给他们5000斤小米（当时均以小米市价折算币

值）。当时小米市价是一、二百元（1万元边区票等于1953年货币改革后的人民币1元）1斤，5000斤小米不过人民币千元左右，这在当时来说已经很可观了！关、高二院长和建院元老们欣喜若狂。他们精打细算，一个铜板掰成几瓣花，艰难地支撑着困局。

办医院需要基本的医疗设备和家具，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冀中行署第八分区（沧县专员公署前身）卫生所；二是八分区行署献交县政府卫生所；三是沧州市联立（私立）医院；四是静海县县医院。以上医疗机构设备和人员全部并入大众医院。尤其静海县医院，在当时来说设备较全、种类较多，随着上述部门的并入，内科、外科、五官、产科等科室相继建立，不仅有了固定的门诊，而且有了20张病床。这样一来，大众医院总算有了医院的模样。

由于旧中国积贫积弱，教育落后，医药院校毕业生凤毛麟角。大众医院只好广泛吸纳，八方罗掘，从不同渠道引进人才。

来医院最早的是杨玉琦和金会计，当时接收的各医疗机构的

医疗器械、药品，堆放在屋内，他二人日夜守候，忍饥挨饿，忍受孤独寂寞达两月之久，人们才陆续到达。

副院长孙文轩1943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先后任回民支队战士、后方医院文书、县政府秘书等职，1949年5月调大众医院任副院长。不久，关荣廷又调新职。孙文轩殚精竭虑，不负所望，在人财物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和其他领导一起带领医院一步步艰难前行，使医院逐步走向正轨。

两次搬迁

随着人员的增多、规模的扩大，这里已无法满足工作、生活需要。经与有关部门申请、协商，大众医院决定迁入运河以东、新华路以北的建华街王姓地主的一处宅院里。王姓地主沧州解放前逃亡天津，房屋成了空宅。此宅坐东朝西，有两进院落，有正房、倒房、厢房三四十间。医院家具物品本来就不多，人也只有十几名，只雇了一辆大车，加上人搬肩扛，没用两小时就搬了过去。但搬迁后发现这里的房间比原来的地方多不多少，且地处狭街陋巷，偏僻闭塞。

从搬迁之日起，关、高两位院长就在物色新址。经过反复勘察、权衡、协调、运作，终于选定一处在当时来说的理想之地——梅公祠。

梅公祠坐落在新华路北、新华桥东。梅公大名梅东益，晚清驻沧州最高军事长官。梅公祠占地面积约有二三十亩，建筑面积约三四千平方米，全院上下欢欣鼓舞。

1950年新华路第一次拓宽，梅公祠标志性的戏楼也随之拆毁。大众医院也于这一年更名为沧县专区人民医院。为节省建筑费用，孙文轩副院长带领全院职工加班加点，帮工助工，同建筑队一起盖起门诊大厅、带走廊的门诊科室以及一排职工宿舍，较好地解决了门诊病人就诊和职工住宿难题，使医院建筑规模步入河北省地区医院的行列。



书香家庭

一脉书香两家亲

齐斐斐

在我市日前举办的“阅读的力量——书香沧州”系列评选中，上榜的8个“书香家庭”，有两家是儿女亲家，他们就是泊头市文庙镇齐南村刘玉柱一家和南皮县寨子镇邱庄村刘德普一家。刘玉柱的三女儿刘若菊和刘德普的长子刘用良是夫妻。30年来，两家人以书为媒，以书为亲，书香文化在两个家庭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这次，两个家庭同获殊荣，在十里八乡传为美谈。

4万册藏书背后的痴爱

门楣凌霄高耸，门外墙上刻着“读书”两个红色大字，旁附两行小字“贫困书而富，富因书而贵”，彰显着主人的志趣与追求。房子的主人刘玉柱老人白发长须，低眉顺目，徜徉在4万多本藏书里，讲起了与书的缘分。

刘玉柱1965年毕业于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天津印刷制版厂工作。虽学的是化工专业，但他酷爱文学，读书学习是他最快乐的事。至今老人背诵《岳阳楼记》《弟子规》，仍滔滔如流，一字不差。

面对这4万余册图书，老人感慨良多，这巨大的“精神宝库”来得着实不易。上世纪80年代，刘玉柱的工资由最初的每月几十元涨到了170元，除了供养一家七口人之外，每月他都坚持拿出50元买书。为了省钱买书，他不嗜烟酒，也不

讲穿戴，只要能买到心爱的书，再苦再累也心甘。有一次刘玉柱买书着了迷，连路费都变成了书，最后只好步行到车站，借钱回了家。

为了买书，他没少和妻子吵架。有一次，刘玉柱从天津背着两大编织袋书回到家中。妻子看到后，一句话也没说，扭头就回了娘家。刘玉柱后来不知给妻子说了多少好话，才把妻子劝回来。妻子看到丈夫的爱好没法改变，家中的生活也还将就，就默许了丈夫的这点爱好。

数十年如一日，买书藏书成了刘玉柱生活的重点。

刘若菊说，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宁做物质上的贫穷者，也要做精神上的富有者”，这是治家的根本。在刘玉柱的带动下，他的妻子60多岁自学完了小学课程。两儿三女，其中三人都考上了大学，在天津、沧州等地工作，在各自工作领域小有成就。

谈及家庭图书馆的未来，刘玉柱对子女说，自己一辈子喜欢读书、买书和藏书，这些书要一代代传下去，永远留在齐南村。

农家院里的“诗和远方”

而步入南皮邱庄村，记者惊奇地发现，因书结缘的刘玉柱、刘德普两个“书香家庭”诚可谓“门当户对”，就连房屋的坐落、大门之外、每月他都坚持拿出50元买书。刘用良笑称：这是“向齐南学习”的

结果。

比起刘玉柱家的4万多册“百科全书”，刘德普家庭的1.3万册藏书显得有些“局气”，但却以“特色”独树一帜。书籍按书架分类存放，计分“沧州籍作家”书橱、大中专中小学教材书橱、国学典籍书橱、民间文学书橱、期刊书橱等。单是《弟子规》，刘德普家就有30多个版本，其中有竹刻本、线装本、手抄本和戒尺本等不一而足。另外，他还收集了河北省各县市（区）的“三套集成”民歌集100余册。在一间闲屋里，整齐地码放着100多沓、约一吨重的报纸。

读书改变命运，学习兴盛农家。刘德普、马文荣夫妇勤俭持家，一心供儿女上学。在书籍滋养下，全家15人，有10名大学生。已经80岁的马文荣，是这个家庭的读书核心。她说自己只有小学水平，从年轻就喜欢读书。农家的中午，大家都在睡午觉，她却拿起小说，享受片刻的宁静。深夜，孩子们时常一觉醒来，还能看到母亲捧书静读。至今，老太太依然耳聪目明，积极学习，爱微信，在手机上作诗作文，是家里的“智慧老太”。

受母亲影响，刘用良和弟弟妹妹们都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其中妹妹刘婵娟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因为学生多，家里藏有很多课本。每逢寒暑假，村邻和亲友常来为孩子借教材。常常是这一“借”就没了消息。但他并不在乎，“都是旧书，谁用不是用呢。”健谈、

爽朗的马文荣老人笑道。

家中长子刘用良教写作课，创作话剧剧本《热土难离》、村歌《咱们都是邱庄人》，还曾应团市委之邀，为市首届读书节创作朗诵诗《阅读的力量》。其还在《环球时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作品600余篇。

三子刘用柱搞个体经营，可是在电光石火的五金锻造中，也忙里偷闲，经常书写诗词散文。厚厚的两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他用钢笔字写下的“诗和远方”。

文字的力量根深叶茂

龙飞凤舞，兰桂齐芳。两个家庭互传书香，家庭成员爱好读书写作，也有一些微妙的巧合：姑嫂曾在《沧州广播电视报》上同版发表文章《放羊的老爸》《书痴父亲》；姐夫、内弟在河北省文明办征文比赛中同台领奖；兄弟俩都是诗人：刘用良是校园诗人、已发表200余首诗歌；刘用柱是农民诗人、在当地小有名气，正整理诗作，准备出本诗集。刘玉柱次子刘涛在市教育局工作，刚和侄女刘祖君出版了诗集《书香愈浓》。

刘若菊说，多年来，两家人无论什么节日，都会在微信群里互动，写诗作文，抒发独特的深切感受，献上自己的别样祝福。前几天，在婆婆八十大寿上，正读大学的小侄子刘浩阳为奶奶赋诗：“福

一群人引领 小城书香浓

齐斐斐

小城书香，沁润心灵。来到孟村这座小城，“孟村悦读汇”几乎家喻户晓。成立3年来，引领人刘胜良和一群爱好读书的朋友心手相牵，每天为爱发声，阅读悦美。他们热爱生活，因阅读而聚，让文字在小城里汩汩生香。

3年前，在县教育局工作的刘胜良参加了市里的一场朗诵活动。精彩的朗诵，经典图书推广，都让他感到非常震撼。喜欢阅读的大有人在，何不在此创立一个阅读公益组织？

回到孟村后，刘胜良便联系了同学，也是以前的同事张淑平老师。张老师教小学语文，朗诵阅读方面非常优秀。二人一拍即合，随即组建起孟村悦读汇微信群，制定了群管理办法，就是想通过阅读，增加学生阅读量，提升知识储备，传递正能量信息，推动书香社会、书香校园和书香家庭的创建。



他们根据当前形势以及时令、节日、纪念日等，组织一些大中小型线上、线下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凝聚学生、家长的报国之心、爱国之志，并辐射邻里和社会。

3年多来，他们积极吸收本土作家、诗人和读者，同时邀请省市著名广播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加入，为孟村阅读事业的发展注入了专业化力量。他们细化分工十几个部门，以周为轮按天排班，每天早上便开始了一天的阅读引领。吐字归音、诗词吟诵、精品诵读、情景阅读、播音演讲、图书推介等项目，被适时推送到群内界面，供众多群成员诵读、转载和分享，为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添了一抹清新。

在这3年多时间里，他们更是创下了众多的线上线下诵读品牌，《爱满中国 以“读”攻毒》《呼唤使命担当 引领未来成长》《给武汉的一封信》等线上大型诵读活动，为中小学师生及家人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心理困扰进行了有效的疏解。《同工异曲》品牌的打造满足了最广大小诵读爱好者的需求，在参与中学习，在学习中提升。《弘扬红色精神 凝聚信仰力量》《文化七夕》《诗风颂雅—诗经》等几十场线下现场活动和《宛乡—阅读大讲堂》、户外晨读、悦读融媒体中心科技研学旅行的组织与实施，极大浓厚了社会读书氛围。

他们提倡在快乐的环境氛围和心情下阅读，提倡书香社会、书香校园、书香家庭氛围的创建；提倡成人引导阅读、亲子合诵、独诵等多种阅读形式；倡导朗诵分享，聊读书，聊生活；倡导正能量话题讨论，鼓励传递好声音、好创意、好的原创作品……在这些理念引领下，很快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省工会组织的“大学习”全省职工网上诵读大赛中，以3241人的参与量位居全省县城排名第二，超过了除沧州、廊坊以外的所有地级市的参与总量。实现了“小城要有大作为”的参赛起始目标，为沧州市总工会夺取全省第一贡献了“小城”力量。



日前，我市夕阳红读书会的老人们在胜利公园为新华区实验小学的学生们讲红色故事，传红色精神。

齐斐斐 摄